

统一书号：3116·121 定 价：一角二分

## 目 录

- 三代冤仇 .....高箭芬 (1)
- 我的一家 .....普发珍 (19)
- 十三年的官司 .....普文贵 (28)
- 逃 .....杨明清 (39)
- 掀开大石板 摘掉“黑帽子” .....周阿六 (48)

# 三代冤仇

高菊芬

提起我的家史，三代冤仇比海深，一本血泪斑斑的阶级账，我要把它一辈一辈往下传。

## 爷爷的死

我家住在河西县高家湾。我爷爷从十多岁跨进胡家地主的大门，给胡家整整当了四十多年的长工。寒来暑往，年复一年，到“活阎王”胡宁鲁手里，他已经六十多岁，早被折磨得遍体鳞伤，骨瘦如柴。一九三一年深秋的一天，爷爷再也无法挣扎起床了。那天早上，他正躺在破草

席上翻来复去地哼叫着，“突”地一声，“活阎王”的狗腿子踢门进来，凶狠地劈头就问：

“为哪样不下地送粪？”

“我心里闷得慌，气喘不上来，稍歇一会儿，我就去。”爷爷好声好气地向他说。

狗腿子把眼一瞪，吼道：“不行，你害懒病，马上给我起来，不然……”举起鞭子就要打。

爷爷勉强挣扎着爬了起来，跌跌踉踉地走出门去。这时，天正下着蒙蒙细雨，路滑得象抹了油。爷爷挑着一担大粪，沿着小路一步一滑地往田里走。走了一小段，他就再也撑持不住了。只感到一阵头昏眼花，便身不由己摔倒在田埂边，粪水也通通泼洒在地上。“活阎王”知道了，他不问我爷爷死活，硬说我爷爷把粪倒在别人田里，指使狗腿，扯起扁担劈头就是一顿毒打。病得半死的爷爷，被打得口吐鲜血，昏死了过去。爹和大哥含着泪水把爷爷抬了回来。爷爷病痛交加，加上满心怨愤，就在那个苦风凄雨的夜晚，含着遗恨用自己的裤带悬梁自杀了。



## 霸田的阴谋

爷爷死后，黑心的“活阎王”又把贼眼转到年轻力壮的我爹和大哥身上。一天，他使狗腿子把我爹叫去，假仁假义地向我爹说：“向善，你爹死了，我知道你家缺吃少穿，你把我后山脚那块荒地开出来种吧！”我爹没有识破他的奸计，一口答应了。自此，爹和大哥起早贪黑，不管寒风刺骨，日晒雨淋，天天去开地。苦累了几个月，总算开出三亩荒地，种上了麦子。谁知，麦子刚刚结穗，“活阎王”的狗腿子就来了，他哼着鼻音对我爹说：“高向善，我家老爷传下话来，叫你把麦子收起，按规矩给他送八成去。”爹听说，不觉一怔，申辩说：“这原是块荒地，说好是给我家种的。”恶狗腿绷紧满脸横肉，拍桌瞪眼地吼道：“他妈的，高向善，种地能不交租吗？走，有话到衙门去说。”说着扯住我爹的衣领就往外拉。爹拗他不过，没有再跟他争执下去。秋后，麦子刚收上场，粮食就被“活阎王”派人抢走了。一气之下，爹不再种那块地了，

他发狠要自己买块田来盘。

从此，爹和大哥一年四季在外面奔波，攬木活，打短工；媽起五更，熬通宵，給人織布、做針綫；我們姐妹四人也天天幫人家擠豆米、磨豆腐，仗着人多手勤，节衣縮食，整整几年的时间，攢下一些錢，托人在村边买了五亩田。这事被“活閻王”知道了，他勾結了伪保长高其財，以抓兵为名，来威逼我們；他自己却假装好人，进行哄騙。軟硬兼施，前来霸田。一天，有名的“催命鬼”伪保长高其財带着几个斜背大枪的保丁，气势汹汹地冲进我家，横眉竖眼、穷凶极恶地吼道：“高向善，上面传下話来，三丁抽二，二丁抽一，你家两个儿子，要抽一个去当兵，限三天送去。”天哪！真是灾祸平地起，爹当时急得面色苍白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幸而两个哥哥沒有在家，“催命鬼”叫罵了一陣，只好走了。过了一会，忽然“活閻王”的狗腿来叫爹了，爹不知出了什么事，惊慌不安地跟着他走到“活閻王”家，只見“活閻王”奸笑着，露出一排黑牙，慢吞吞地說：“向善，听说上面要派你儿子去当

兵……”看看我爹惊慌不安的样子，停顿了一下，装出一副笑脸又对我爹说：“莫急嘛！我帮你给保长说说情，……不过，要送点人情。……这样吧！人情由我给你出，你把那五亩田‘换’给我，我把后山脚那五亩给你，有来有往嘛！嗯！不然，儿子是保不住罗？”爹听完心里一惊，明知黄鼠狼拜年，不存好心，他后山那块田只能种一发，还要费工费本，稍不尽心，连种籽都收不回来。想要拒绝，又怕大哥被抓去，一去当兵，不死也要脱三层皮！何况田里的活计都要靠哥哥，今后的日子怎么过？不答应吧，“活阎王”有权有势，抗得过吗？爹一转念头，心想：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一咬牙，答应把好田“换”给他。

爹满心以为舍出一块好田，可以平安过日子了。谁知事隔两天，“催命鬼”还是照样带着保丁来抓人。幸而大哥事先得知消息，舍下亲人，连夜逃走了，“催命鬼”扑了个空。可是，第二天，当我们一家人正在吃饭的时候，“催命鬼”又带着一伙人来了。一进门，就一脚把桌子踢翻，甑子、饭菜、碗筷砸得一地。他边踢边叫骂：“他媽

的，跑得了和尚，跑不了庙，大的跑了，把小杂种抓起来！”不容分说，恶狗腿一拥而上，绑住二哥就往外拖。爹上前阻拦，被“催命鬼”一脚踢在肚子上，半天动弹不得，妈哭得昏死过去，好一阵方才醒来。二哥终于被抓走了。

一家人还在悲痛之中，“活阎王”又来叫我爹了。我爹跟着恶狗腿走到“活阎王”家，“活阎王”抬着小烟袋，拖着嗓音，假惺惺地对我爹说：“唉！这是上面的命令，我也没有办法，你儿子他们就要开走，这一去，恐怕回不来啦！”爹听他说，一阵难过，忍不住眼泪刷刷地流下来。“活阎王”偷眼看了一下爹的脸色，停顿了一会，又说：“我帮你出个主意，你出点钱请个人去顶兵吧！”爹正是心烦意乱，一时作声不得。“活阎王”一步紧一步追着上来，他奸笑了一声，进一步逼我爹说：“钱容易嘛！把你那块田卖给我，不就是钱嘛！”爹听他又提到田地，真是心如刀割。几亩田是一家人的命根子，卖了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呢？不卖田吗？眼看两个儿子都丢了。想来想去，还是

忍痛把换来的那五亩田卖了。这样，二哥贖了回来，田却入了“活閻王”的賬本，錢装进了“催命鬼”的腰包。

我家已被整得倾家蕩产，“活閻王”还不罢休。不久，灾祸又落到我的头上。这时，我已十六岁，一天，“催命鬼”带着一帮狗腿冲进我家，借口說給二哥頂兵的人开了小差，仍要抓二哥去当兵。众狗腿一頓拳打脚踢，五花大綁把二哥押进监牢。爹媽領着我們三姐妹找“活閻王”說理，“活閻王”搭拉着三角眼，哼着鼻音說：“我有什么办法啊！”說着就用賊眼瞟住我說：“沒有儿子，有姑娘嘛！把四圍卖給我儿子做小媳妇，老二不就贖回来了。”

“活閻王”的心真毒啊！爹媽又气又急，抵死不从。“活閻王”翻臉了，他把手一甩，說：“別不識抬举，回去換洗一下，明天一早送來。”两旁立即拥出几个狗腿子，連推帶攘把我們赶了出去。一家人計議了一整夜，还没想出个脫身的办法，第二天天刚亮，几个狗腿子踢开家門，架上我就走了。就这样，我掉进了人間地獄。

## “活閻王”的“家規”

进去以后，地主婆“母老虎”首先給我定下了三条“家規”：第一条要我服服貼貼地服侍他們“全家”；第二条：挨罵不准回嘴；挨打不准哭叫；叫跪不許站，人前不許坐；第三条：不准认亲爹媽。閻王法象鎖鏈一样地紧紧套住我的脖子，把我踏在他們的脚下。每天，我鸡叫起床，端屎倒尿、送粪下地、薅秧除草、砍柴喂猪之外，还要添飯送湯，侍候他們一家人吃飯；装烟倒茶，捶腿捶背，服侍他两口子抽烟。稍不如意，就是一頓毒打。我被折磨得面黄肌瘦。一天，我实在撑持不住，昏倒在田里。“活閻王”和“母老虎”硬說我装病，“活閻王”用脚踩住我的头发，“母老虎”的一頓棍棒，打得我不能动弹，渾身青紫，沒有一块好肉。我带着伤，依旧給他家干活。

我受尽了地主的折磨，渴望着和亲娘見上一面，死了也甘心。一天，我哀求帮工张大媽透个信給我媽，叫她在后門口等我。那晚上，母女見面，忍不住抱头痛哭了一場。



张大媽怕“母老虎”覺察，速速劝走了我媽。誰知，这事还是被发现了。我刚跨进堂屋，“母老虎”凶神恶煞地揪住我的耳朵，罰我跪在地上，毒打一頓以后，又冲进厨房拿来了一把菜刀，朝我胸口劈来，我身子一閃，一刀砍在右腰上，一条二寸多长的伤口，鮮血直冒，流得滿地都是。

### 杀 人 灭 口

挨打受罵不算，最令人痛恨的是，在一个可怕的夜里，“活閻王”把我糟踏了，不幸竟然怀孕，使我蒙受了奇耻大辱。“母老虎”怕事情透露出去，千方百计要杀人灭口。她加倍折磨我，最苦最累的活都叫我去做，一有机会，就找借口毒打我一頓。有一天，她逼着我挑粪，沉重的担子压得我双腿颤抖，冷汗直流，一跤栽倒在水田里。我全身沾滿了污泥，掙扎着回来换衣服。刚一进門，就被“活閻王”看見，他說我要跳河自杀，丢了他的脸。一頓耳光，把我打倒在地上，一只脚踩住我的头发，一只脚就对准我的腹背乱踩。接着，又拿起个釘鉗，死劲照着我的

小腿砍，頓時，鮮血流滿了下肢。右額角被打通了一個洞，滿臉都是血。直到他自己打累了，才歇手。打過之後，還罰我頭頂一盆水，跪到天明。

這樣的牛馬生活又過了幾個月，一天中午，當“活閻王”逼我上場揚晒谷子的时候，我在一個草堆旁生下了那一個小孽種。張大媽撕下她的破衣襟為我包住孩子，把我扶回住的豬厩里。豺狼成性的狗地主，存心要把我折磨死，他不准人來看我，也不准給我送飯送水。靠着張大媽偷偷送來一些冷飯剩菜，我勉強度着命。

這時，“活閻王”給他兒子選定了一家“門當戶對”的媳婦，正忙着辦喜事。他們更把我看成心頭刺、眼中釘，一心要拔掉。設下毒計，要害死我和那一個孩子。我生孩子不滿四天，就逼着我下地干活。一天，趁我不在，從樓上泼下一桶髒水，浇淋我的睡處，那孩子嘴里灌進了臭水，立即口鼻冒水，連聲嗆咳，臉色青紫，當時就口鼻出血而死。害死孩子以後，一天，張大媽又來告訴我，在她上房送茶的时候，聽見狗地主夫婦正在商量要整死我。我



滿心憤恨，心想：要死也不死在他們手里，一定得跳出這個火坑。但是，往哪里逃呢？回家？不行！那會連累爹媽。我突然想起昆明有個幫工的表姐，就決定逃往昆明幫工。當晚，張大媽塞給我幾塊錢，悄悄地開開後門把我放走了。階級兄弟心連心，至今還常常想起這位好心的張大媽。我走後，她不知為了我又受了多少折磨。

漆黑的夜晚，伸手不見五指，寒風呼呼，刺人骨酥。我摸着黑高一腳低一腳地朝東門城腳跑去，那知，跑到那里，城門已經关了。我只得縮在一個草堆邊，生怕再被抓回虎口，又驚又駭，好容易挨到雞叫，城門開了。我慌忙出城，順着公路往前走。一陣馬達聲，過來一輛汽車，我站在公路當中擋住汽車，心想：擋不住車，輾死也好。駕駛員停車伸出頭來，他把我搭走了。

到了昆明，找不到表姐的住處，只得沿街乞討。舊社會的昆明市，人稱“坑人市”，為非作歹的美國兵、偽憲兵、偽警察和地痞流氓，到處橫沖直闖，真是“豺狼遍地，虎豹橫行”。高樓大廈住的是官僚、資本家。白天，

我沿街乞討，晚上，就縮在南城腳下過夜。熬到第三天，我才打聽到表姐的住處。她托人把我介紹到一家姓周的官僚資本家家里去當幫工。

天下烏鴉一般黑，財主都是毒心腸，他們從來不把窮人當人看待。我在这家資本家家里當幫工，他們不給我工錢，不准我出大門，把什麼苦活累活都堆在我頭上。最可恨的是，要我晚上和他家的哈巴狗睡在一起，服侍他家的哈巴狗。狗身上的跳蚤叮得我遍身紅腫，癢痛不能入睡。我吃的是殘湯剩飯，哈巴狗却每天兩頓牛肉拌飯，外加牛奶。哈巴狗滿身皮毛丰满，我穿的却是一身破衣爛裳。我不得出大門一步，哈巴狗却每天被牽着到處去遊逛。“人不如狗”這句話，真是吃人的舊社會活生生的寫照。

## 禍連全家

在我逃走的第二天，“活閻王”串通衙門，來捉拿我的全家。以拐騙為名，把我爹和二哥關進監牢，嚴刑毒

打，加上鐵銬。一天几次去家里追逼，指使一帮狗腿子見着我家人就打。与此同时，“活閻王”又派人來昆明尋查我的踪跡，要把我抓回去活剮。我爹被关了三个月，受刑挨打，又气又急，就这样被逼疯了。二哥被伤了腰部，成了残废。媽怕三姐再落虎口，悄悄叫她到昆明來逃命。來昆明后，她被介紹給一家資本家当帮工，不幸染上了天花，又被資本家赶出来，流落街头，乞討度日。沒有住处，就在三合营背靜处，用破紙、烂席片搭了个窝棚。由于无錢医治，她的病情一天天加重。我明知她处境困难，却无法去看她。一天黑夜，我拿了点狗吃剩的酸湯餛飩，偷偷去到她那里。那时，她已烧得渾身发黑，說不出話來。見我伏在她身上痛哭，她掙扎着抱住我說了家里的情况，最后，她喘着气对我說：“好妹子，死活也不能回去呵！”話还没說完，就咽了气。那时，我的处境也很困难哪有錢安葬她。幸好一个工人給了我两块錢，我請了两个挑脚，扯下破草棚的烂席子把她裹着，就抬在黄土坡小紅山上，露天放着，任随老鴉啄、野狗吃。我的三姐就这样死了。



在这样暗无天日的生活中，我整整熬过了五年，直到一九四九年云南解放。

### 牢记阶级仇 浑身是劲头

解放后，毛主席、共产党领导我们翻了身。“活阎王”、“催命鬼”受到人民的制裁。党把我从水深火热的万丈深渊里拯救出来，逃散十多年的大哥也回到了家里。后来，我参加了军，入了团，入了党，接着，党又把我送到护士学校学习，当一个为人民服务的白衣战士。今昔对比，真是换了人间。牢记阶级仇，浑身是劲头。我一定要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，好好为人民服务，做一个又红又专的白衣战士。

杨虹、刘祖德 整理 陈琦 插图

# 我 的 一 家

巧家县車坪公社 普发珍

我今年三十五岁，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，过着幸福的日子。解放前，万恶的地主把我家弄得家破人亡：大哥被逼外逃，一去无音讯；妈忧愤成病，含恨而死；爹和二哥惨遭杀害。一想到我家五口人，被地主残害得剩下我一个，不由得心如刀割，恨死那吃人的地主阶级。

我一岁的时候，爹就带着我为地主家看坟山。一提起看坟山，爹总忍不住要流泪。本来，我家是租陆盖凡的地种，大哥在他家当帮工。这家地主，为了争夺地盘，差不多年年都要和别的地主打仗火。打仗火需要个吹号的，陆

盖凡看我大哥年轻力壮，就逼着我大哥当这个差。我大哥在地主陆盖凡家吃不饱、穿不暖，没有力气吹号，他硬说我大哥不卖力，经常打得我大哥浑身青肿。大哥忍受不了这牛马生活，就偷偷跑了。后来一直没有音讯，不知下落。

我大哥一走，地主陆盖凡把我爹绑去毒打，要我爹交出人来。我爹被逼得无法，回家后就服了毒。幸而发现得早，经过抢救，才没有死。我爹正躺在床上的时候，地主陆盖凡就夺了我家的佃，并撵我们立刻搬家。在旧社会，穷人头上无片瓦，往哪里搬家啊！爹再三向他哀求，陆盖凡才想了个新花样，要我爹给他看坟山。爹明知看坟山是苦差事，可是，为了全家不被撵走，只好含泪答应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因为大哥渺无音讯，家里又被夺了佃，爹又要被赶上坟山，妈又气又急，得病死了。家里人把妈的尸体草草掩埋后，二哥去帮人，爹就背着我，怀着无比的悲痛和愤恨，上了坟山。

在坟山上，地主陆盖凡不仅要我爹照管好树木，还规



定：如果有外人走过坟山或有牲口践踏坟山，就要我爹的老命。爹那时已经是五十几岁的人了，可是，整天还要不停地挑着沉重的水担，浇灌树木，累得直不起腰。在坟山上，地主陆盖凡只给我爹一点点芥子做口粮，根本吃不饱，整得我父女两个都干瘦如柴。

记得我六七岁的时候，一天，爹到地主陆盖凡家去要口粮，把我留在坟山上。太阳快下山了，我坐在窝棚门口等爹回来，等啊，等啊，等到天已经黑了，仍不见爹回来。这时，我着慌了，顺着爹去的路跑去。跑了一段，只见爹躺在路边哼，周身是血。一见这种情景，我吓哭了，声音越哭越大。一位过路的老公公，听到我的哭声，走了来，见到我爹的情形，二话没说，把我爹背回了窝棚。事情原来是这样的：爹去要口粮，才一进地主家的门，地主陆盖凡的老丈母拿起马刀就朝我爹劈来，说我爹没看好她家的坟山。爹被劈得鲜血直流，顿时昏倒在地。爹苏醒过来后，想到我一个人在坟山上，就挣扎着往回走，谁知才走到半路，又昏倒了。

爹的伤势太重，回来后没有几天就死了。爹死的那天清早，我起床后，半天不见爹动一下。我那时还不大懂事，直催爹起来煮饭。可是爹怎么也不答应，我去摇他，他的身子硬梆梆的、凉冰冰的。这时，我吓坏了，一直哭啊，哭……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人听到了我的哭声，也不知道是谁把我二哥叫来了。爹就这样，惨死在地主的手里。

那时，二哥帮人，顾不了我，只好把我送到地主陆盖凡家。从此，我就落进了火坑。在陆盖凡家，我成了丫头，做事稍不如他们的意，就挨打受骂。我的脸被陆盖凡的婆娘抓得都是血痕，没有一点好肉。除了挨打受骂，还要挨饿。地主婆娘喊我，我稍去迟一步，她就一顿一顿饿我，不让我吃饭。有时，我饿得实在受不了了，抓着什么就吃什么，猫饭是我最好的饭食了。地主婆娘不仅不给我吃，还不准我吃别家的。有一天，一个乡亲给了我一碗豆花，被她看见了，扭着我的耳朵就是一顿打。在地主陆盖凡家，根本没有个睡觉的地方。劳累了一天，到了晚上倒在哪里就睡在那里。有时睡在猪圈里，有时睡在茅厕里。天寒地



冻时，睡在灶門前，有时睡在乡亲家的火塘边。我稍长大一点，地主就要我上山背柴，一天要我背四五十斤。后来，又强迫我背七八十斤，背不够就又是一頓毒打。

我家里，死得最惨的是我二哥。爹死的时候，地主陆盖凡看上我二哥是条粗壮汉子，有力气，逼着我二哥给他家干最重的活。后来，又逼我二哥为他家争夺地盘打仗火，当炮灰。二哥一想到全家人被地主陆盖凡害得死的死，逃的逃，就愤怒万分。二哥不愿再给地主陆盖凡卖命，决心逃跑。一天夜里，二哥跑进地主陆盖凡的碉楼里，想带点东西当路费逃跑，被陆盖凡发现。陆盖凡叫狗腿一涌而上，要去抓我二哥。二哥看逃不出虎口，抓起碉楼里的枪，对准陆盖凡，破口大骂，要和陆盖凡拼命。陆盖凡见我二哥手里有武器，便假惺惺地对我二哥担保说，以后要好好待我兄妹。二哥被地主陆盖凡骗出了碉楼。当二哥的枪刚一放下，陆盖凡马上就翻脸了。他把我二哥吊在树上打了一顿之后，又把我二哥绑起来，叫狗腿子一刀一刀刮我二哥身上的肉。刮下一块，就丢一块喂他家的狗。后来，又惨无人道



地把二哥的筋抽出来。硬汉子二哥，直到这时，还在破口大骂地主陆盖凡。陆盖凡又叫狗腿子用皮条拴住我二哥的双脚，把我二哥拖到两里外的崖子边，用刀杀了我二哥十一刀。二哥还没有断气，陆盖凡把我二哥推到崖下的一个坑里，又叫狗腿子抬来一块一百多斤重的大石板，压在我二哥身上。二哥就这样被地主陆盖凡惨杀了。一想起二哥惨死的情形，想起我一家所受的迫害，我对万恶的地主阶级就充满了无限的仇恨！

今天，我们穷人翻了身，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好。可是，阶级敌人并没有死心，总是企图复辟，还想压在我们穷人的头上。解放前的这笔刻骨的阶级仇恨，我永远也不会忘记。我一定要紧握手中的武器，绝不允许阶级敌人复辟。

李洪刚、王海亮 插图

# 十三年的官司

蒙自雨过铺公社 普文贵

在旧社会里，地主阶级占田、霸地，强租、夺佃，压迫剥削农民。他们能够骑在劳动人民身上为非作歹，就因为印把子、刀把子是掌握在他们手里的。可是那时，有些农民看不透反动政府、地主阶级是鸭子巴掌一把连的道理，曾经想用打官司的办法来把恶霸地主告倒，这当然是不可能的，结果，总是弄得自己倾家荡产，家破人亡，我家的遭遇就能说明这个问题。

一九三七年，恶霸地主李桂山勾结了伪县府官员陈宝堂，到我们雨过铺办农场种棉花，想发大财。农场的土地

从哪里来呢？李桂山自己有几百亩地，可是他不用自己的地，偏偏要占用我们村面前的一片好地。这一片地有三百多亩，大部分是二十几家农民的，其中有八十多亩是我们普家十五户贫苦农民的。陈宝堂从蒙自城里带来几个测量人员，把这一片土地测量一番，并且画了图。村里有人问李桂山测量土地干什么？他借官家势力压人，煞有威风地回答：“官家要办农场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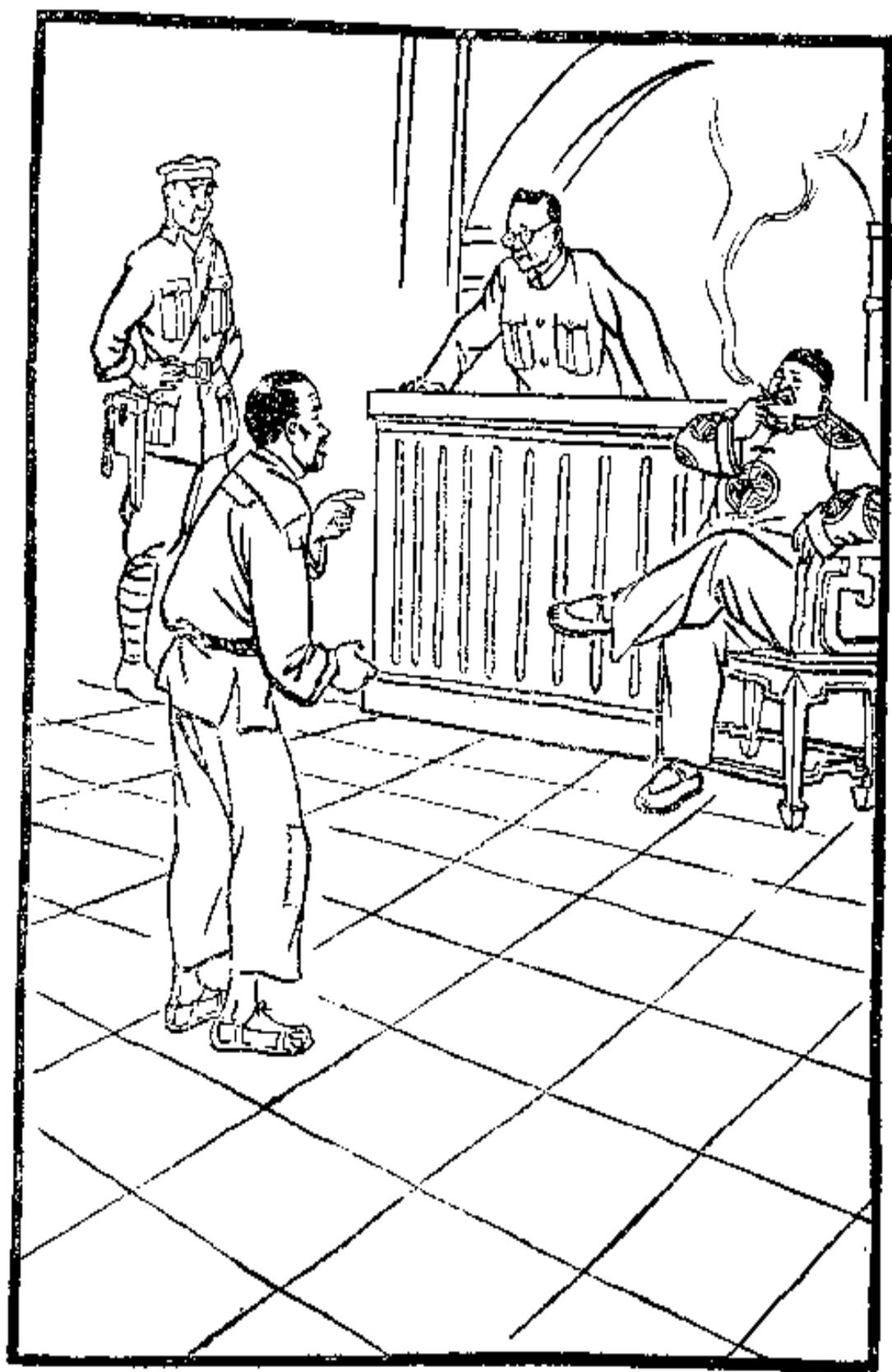
有一天，李桂山对我父亲说：“老普，官家办农场，我把你的名字也挂上了。”我父亲说不参加农场，李桂山就改口说：“你们不愿参加也可以，借你们的地来通通水沟。”我父亲还是不同意，对他讲：“地也不是我一家的，我不敢做主。”过了几天，李桂山竟蛮不讲理，派人在我们的地里挖了一条宽宽的排水沟。我父亲和大叔寿康气在心头，但惹他不起。接着，李桂山又在这片土地上种上了棉花。他有钱、有势、有枪，又是国民党党棍子，家家敢怒而不敢言。

今年秋天，这片土地上的棉花长得稀稀落落，每棵棉

花有十多枝，只会結果，不会綻开。棉花試种失敗，农場就散伙了。

秋后，我父亲就对李桂山說：“棉場不办，地賠还我們吧！”誰知这个老惡霸张开血嘴，反咬一口，恶狠狠地对我父亲說：“这一片地是我的，賠你什么？”我父亲听了不由得一怔，气憤地說：“你不能說这种渾話！年初你說借你通通沟，后来强种上棉花，怎么現在这块地就成了你家的啦？”李桂山鼓起一双血紅的狗眼，怒冲冲地說：“什么渾說，我有图有紙！”原来李桂山早就安心要霸占这一大片好地。因为这片地虽然种棉花不行，但是，种旱谷、高粱、甘蔗都很好，甘蔗可以长得烟筒粗。

晚上，我父亲气得飯都吃不下，我大叔寿康也非常气忿，高声大罵：“李桂山这个老杂种，得寸进尺，太欺負人了。”几家人商量一下，决定到蒙自去告李桂山。第二天，在公堂上，我父亲說：“田是我家的，我有上田賦的執照。”接着又說：“他們要办棉場，向我們借地通沟，后来就說地是他家的。”伪县官問被告，李桂山竟然捏造說，地是



他家的，他有圖紙。說完就從口袋里掏出一大張測量隊畫的圖紙。接着他又捏造說，這地是他家的祖業，他有契紙。說完又拿出一疊契紙，每張契紙上都蓋有紅通通的官印。後來我才知道，這些契紙是他用十五畝地找陳寶堂這個訟棍假造的。我父親看見李桂山拿出契紙，忿忿地說：“有紙契也不足為憑，我家種了幾十年的地，村里哪個認不得，我有人証。……”我父親還要繼續說下去，狗法官就故意搖起鈴大聲喊道：“不准扯啦！等我們細細查查再對案。”

晚上，一個偽縣府的判官來疏通我父親，對我父親說：“你家無錢無勢，告死告活也告不過人家，斟酌一下，還是回去算了。”我父親聽完后，心里明白了幾分，但當時只想到狗贓官受了賄，還不懂得反動政府、地主階級鴨子巴掌一把連的道理。他越想越不服氣，指着狗判官罵道：“你們這些人叫判什麼案子，沒有錢收買你們，就不叫我們告狀。我要告，告通昆明，連你幾個都告。”狗判官碰了一鼻子灰，溜跑了。第二天，我父親去找偽法官，一連找了三次，他都不見。

我父亲满怀不平地从蒙自回来。晚上，大家到我家里来问情况，我父亲把经过一一摆给他们听，个个都非常气愤。我大叔寿康说：“李桂山这样欺人，就跟他拼，看他有多少钱送赃官，我不相信就没有一个‘清官’。”从此，蒙自每换一任伪县官，我家就去告一回，希望能告倒李桂山，出这口冤气，夺回那八十多亩地。但是，结果都是一样，白白地花费了一笔钱。

一連九年，为了告状，我们几家人的三十多亩好地都卖掉了。我家更是卖光当尽。一天，我媽到山上采野菜，路过被霸占的地，她看见高粱大长串大长串地在地里长着，越看越生气，顺手就摘下几串。恰巧遇见李桂山骑着大白馬经过，说是偷了他家的高粱，叫出狗腿子撵着我媽就打，把我媽打得头破血流。

一九四八年，我们十几家人实在活不下去了。我父亲就对我大叔说：“我们和李桂山打了十多年官司，赃官要钱不問理，地不得种，年年还要上三四十石田赋，搞得倾家蕩产。横竖是死，干脆跟他拼命。”我大叔一提起告状的

事，就气得发抖，他大声果断地说：“今年把地犁来种上！他家有錢，我們有人，拼着命跟他干！”那年，我們普家出动了三十多个貧苦农民，带着鋤刀、火药枪到地里翻犁。村里人都传说：普家貧苦农民要和李桂山打仗了。李桂山帶了几个狗腿子到地里来，企图阻挡我們犁地。可是，我大叔寿康拿着枪威武地站在那里，其他人也都是个个摩拳擦掌，李桂山和狗腿子見这种形势，沒敢动手，最后，只好夹着尾巴走了，回去另行策划新的阴谋。

秋天，这片地上的高粱长得很好。秋收时，李桂山弄来了一张判决书，写明粮食該归他家。在旧社会，有理是讲不通的，这一年算是帮李桂山自种了。后来才知道，那张判决书是他串通伪保长假造的。

在蒙自既然告不倒李桂山，一九四九年，我父亲又領着两个堂兄弟到昆明告状。大叔寿康說：“餓着肚子也要再告他这一回。”当时我們还想：昆明的官也許会清白点。到昆明后，請人写了张状紙，投到云南省伪高等法院，三个人就住在一間小馬店里等传案。誰知，状紙一投进去，



就如石沉大海，一个月、两个月过去了，还不見来传案。几次到伪法院查問，他們都推說还要等一等，故意拖延。一等再等，我們的錢都花光了，三个人只得回家。

回家又过了一个多月，传票才下来。当时，三个人的盘纏实在湊不出来了，只得由我父亲独个到昆明去。不料，上堂的那天，被告李桂山不出面，請了一个律师来頂他。我父亲控訴了李桂山如何霸占我們的地以后，这个律师就滔滔不絕地胡說，东拉西扯，不知他說了些什么，就把時間混过去了。这次对案后，就不見再来传。我父亲几次要求对案，伪法官都借口拖延。这次带来的錢很少，买个粑粑就算过一天，忍饥挨餓，加上又气又急，我父亲就病倒了。但他怎么也服不下这口气，不管怎样困难都要等着对案。家里卖了这又卖那，湊錢寄給我父亲。我父亲病好后，又到伪高等法院去查問，这时已临近解放，只見伪法院的大門关得死死的。打听一下，才知道伪法官都逃走了，我父亲只好回家。

我父亲回家后沒有多久，云南就解放了。共产党、毛



主席领导我們貧苦农民翻身做了主人。在清匪反霸、土地改革的斗争中，广大貧苦农民控訴了李桂山的罪行。这个恶霸地主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要不是解放了，这场官司不知会把我家弄到什么田地。

胡詩学 插图

# 逃

永善县新拉公社 楊明清

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里，有的青年人提出了这样的问题，他们说：“地主压迫、剥削你，你不会逃跑吗？你不会反抗吗？”提起逃跑，引起了我的一段惨痛的回忆。在旧社会，我为了摆脱残酷的压迫和剥削，曾经六次逃跑过。可是，在剥削阶级专政的旧社会，到处都是一个样，你往哪里逃？

我家原住在永善县井底坝新拉乡。我出生后的第十三天，爹就死了。妈靠着给人家帮零工，把我养活到七岁。她受尽苦累，省吃俭用，几年时间积攒下了几两银子。谁知

道，就是这几两银子，惹下了祸。那时候，永善县盗匪横行，社会秩序动乱不安。当地有个叫曾惠尧的地痞流氓，敲詐拐騙，暗偷明搶，无恶不作。当他知道我家有几两银子的时候，便起了歹心。一天，他上門来找我媽“借錢”。土匪借錢就如野猫拖鸡，明摆着是有去无回的事，但媽惹他不起，只好答应了。果然，后来媽去找他要錢的时候，他不但不給，反而把媽毒打了一頓。媽受伤过重，回来不几天就死了。

媽一死，我就成了个无依无靠的孤儿。沒多久，一个素不相識的三十多岁的男人跑来找我，自称是我的父亲。我觉得奇怪：媽曾說过，我出生只十三天，爹就死了，哪里又会来个父亲？但当时我想：不管怎么样，能有个安身之处，总比現在好。于是，我就跟着他去了。他家里有个婆娘叫袁三娘，很恶毒。我到他家后，天天要我下地，干大人的活。一天，我实在累了，做着做着活計，就在地里睡着了。袁三娘看見我躺在地里睡覺，一把把我揪起来，就是一頓毒打。我受不了这种折磨，第二天就偷偷逃跑了。后来

我才知道，那人叫楊治友，曾經娶过我母亲，他把我母亲抛弃了，又娶了这个袁三娘。母亲死后，他看着我这个半劳动力，便騙来白白使唤。

我从楊家逃出来，去帮富农譚美华領娃娃。白天，我背着一个跟我差不多高的孩子，夜晚，侍候他两口子抽大烟，深更半夜还不得睡觉。有一天，譚家两口子烟癮过足，已經半夜过了，他們还要煮宵夜吃，要我背着娃娃拿着灯給他們照亮。这时，我已經疲累不堪，身子在那里坐着，人却不由得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手一松，油灯掉在地上打碎了。这一下便惹下了大祸，他两口子把我打得渾身青肿，一夜不許我睡觉。为了摆脱这种压迫，第二天天还没亮，我又逃跑了。

跑出来以后，我到一家飯店給老板做帮工。这人叫李永福，当时，他要出門討債，老婆在家生孩子，沒人侍候，就留下我侍候她。在他家，我整天背柴、挑水、洗尿布，但吃飯却从来不得一飽。有一天，我上山砍柴回来，肚子餓得实在耐不住了，走过洋芋地，在地里挖了几个洋芋

吃，耽擱了些時間，回到家里，天已黑了。這時，李永福討債早已回來，他老婆生孩子也已經滿月，正想找借口把我辭退，又想把工錢賴掉。我一進門，他就抓住我一頓審問。我說了實話，他就罵我：“做賊！偷東西！”把我捆起來，送到偽保長那兒。許多鄉親幫我求情，偽保長見我人小，又窮得叮叮當當的，榨不出什麼油水，才把我放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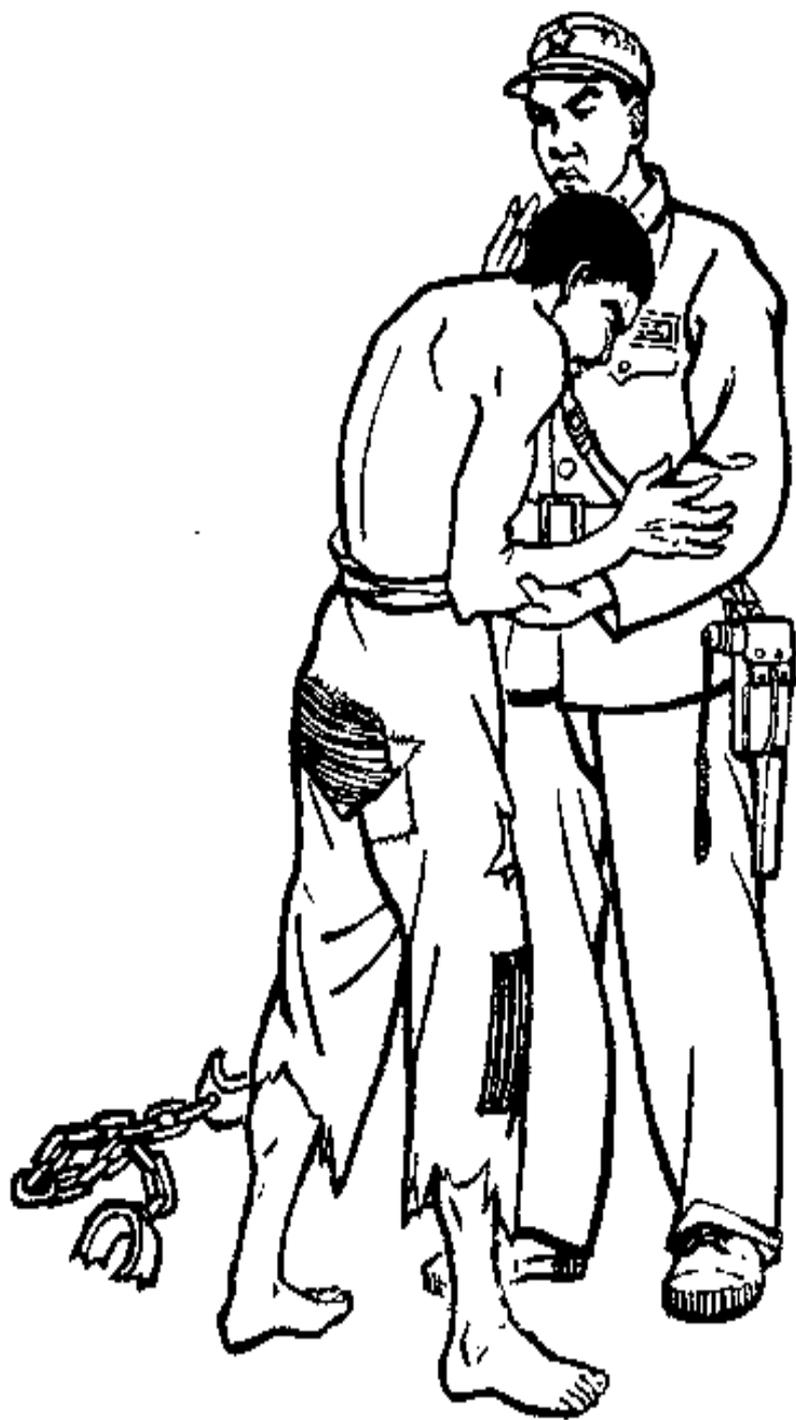
一連幫了幾家人，同樣都是挨打受氣，我寧願凍死、餓死，再不願去幫人了。白天，我滿山遍野去找野菜、野果子吃。晚上，找個破廟或石洞過夜。這樣，一直混了二十多天。由於長時間的飢餓，我的身子瘦得象根藤條，簡直連走路的力氣也沒有了。一天，我正在青杠林里找野果，背後突然有人伸出一隻手，一把把我抓住，挾在他的胳膊窩里就跑。我被挾得透不過氣來，不一會，就昏過去了。等我蘇醒過來，天已漆黑，只覺得自己躺在一張床上。在燈光下，隱隱約約地看見屋那邊有兩個黑影，正在交頭接耳地不知說些什麼。定眼一看，才看清其中一個人正是害死我母親的那個土匪曾惠堯。仇人見面，分外眼紅，我恨

不得一口把他吞掉。我掙扎着想爬起来，可是，整个身子象瘫软了一样地贴在床上，沒有半点力气。听见床上有响动，那两个人轉过身来，装出一副笑脸，走到我床前，喊我起来吃饭。我心里想：反正已經落在他手里，要死要活，吃飽飯好打主意。誰知道，还没有等我吃完饭，曾惠尧又一把把我抓住，拖着我就往門外跑。我被拖着一口气走了好儿里，眼看到了金沙江边。我一看势头不对，就大声喊叫起来。曾惠尧提起我的双脚，作出一副要往江里丢的样子，吓唬我說：“你再叫，我就把你丢进江去。”我沒理他，还是一个劲地叫。可是，漆黑的江岸，沒有一星灯火，连一个人影也找不到，哪会有人来救我。就在那天夜里，曾惠尧把我带过江去，以四十块銀元的身价，把我卖給了凉山一家彝族地主。

我到了凉山以后，先后被卖过四次，越卖离家越远。第三次，我被卖給奴隶主阿提莫哥。这个奴隶主十分恶毒，把我看管得很严，整整八年，我都沒有逃跑的机会。八年間，我受尽了各种折磨，过着暗无天日的奴隶生活。后来，



我实在忍受不下去了，又逃跑了。但这次沒有能逃脫，当时就被阿提莫哥和他的狗腿子抓住了。在押我回去的路上，他們抬了一块七、八十斤重的石头，压在我的背上，千方百计地折磨我。回到他家，把我一顿毒打之后，又把我轉卖给奴隶主哈春。我被轉卖到哈春家后，奴隶主想用家室拴住我的腿，驅我和一个女奴成了亲。可是，沒有多久，我的媳妇因为受不起哈春的折磨，上吊死了。看了她吊死的惨状，我心里一阵难过，也想寻死。晚上，我跑到她吊死的那棵树下，正要上吊，绳子断了，我从树上摔下来，沒有死得成。回去后，哈春硬說我想逃跑，把我和他家的狗拴在一起，让狗拖着我走，連狗去廁所吃屎，我也被拖着。万恶的剝削阶级就是这样来欺侮我們劳动人民的！至今想起，我还憤恨填胸。我气愤极了，使劲把绳子挣断了。誰知，哈春又把我捆起来关在碉楼上，几天不給我一口飯吃，一口水喝。我不能忍受这种压迫，又使劲把捆我的绳子咬断，翻过窗子逃跑。可是，刚一跳下去，又被哈春捉着了。这一回，他更加恶毒了，一顿毒打之后，給



我上了脚镣。就这样，我被紧紧关在他家，又当了七年的奴隶。在剥削阶级统治的旧社会，天下乌鸦一般黑，劳动人民不论逃到哪里，都是没有活路的。

一九五六年，解放军来到凉山，我才得重见青天。人民政府发给我路费，让我回到离别十多年的家乡。我参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，成了家。我这个被压在地狱里的奴隶能够重见天日，完全是党和毛主席拯救的。我要永远听党和毛主席的话，永远跟着党和毛主席走。

黄玉多 整理 胡诗学 插图

## 掀开大石板 摘掉“黑帽子”

楚雄县天生坝公社 周阿六

### 頂 債

我原是楚雄县三街干螞蝗箐人。阿爸早死，阿媽帶着我和哥哥过着吃早沒晚的日子。我从小沒有穿过一件好衣服，长大了也只是披着几縷麻布筋筋。

一天，阿媽突然拿出一套嶄新的衣服給我，还問我喜不喜欢。我过去穿的都是別人穿了不要的烂衣服，見到一套新衣，那有不喜欢的，忙問阿媽哪里弄錢买的。“阿囡，不是媽不疼你，只是我們的日子难熬呵！我給你找了个家，这是男家送米的新衣，你跟他去討生活吧！”阿媽說着，难

过得眼泪都滚出来了。第二天，来了个老人领来一个年青小伙子，阿媽把我交給他，我穿上那件唯一的新衣，出嫁了。

阿四头也跟我一样是个受苦人，他阿爸被恶霸害死了，他阿媽領着他討飯，逃到楚雄哨区落脚在箐脑寨子給地主做苦工。他娶我的时候虽然沒花多少錢，但还是背了地主双桥的一些債。我过門后，两个人都去給地主双桥做活抵債。

## 毒 計

我俩都是年青力壯的人，做起活来很麻利，不多久，我們欠的債就要还完了。狠毒的地主双桥生怕走了两个劳动力，想拴住我們跟他当一輩子牛馬，就暗中設下毒計：每当阿四头劳动回来的时候，双桥总装作十分心疼的样子，半哄半逼地叫阿四头吸鴉片烟解乏。不多久，阿四头上上了烟癮，每天都离不开那鴉片烟了。双桥把阿四头吹烟的錢全記在賬上，到年底算盘一拨，我們不仅拿不到分文，反欠了他一笔賬。从此，我們整天拼命地干活，也还不清

这笔債，它象鉄鏈子一样紧紧地捆住了我們的手足。

几年以后，阿四头被毒害得黄皮寡瘦，沒多大力气干活了。我又生了两个孩子，吃飯的嘴也增多了。地主看到在我們身上榨不出多少油水，就借故把我們一脚踢开，还将阿四头卖去当团丁。我带着孩子走出閩王門，就靠盘点菜地，找野菜过日子。

## 活 埋

阿四头当了两年团丁回来，胆子大了。他找上地主双桥的門，叫他算給我們几年帮工的工錢。双桥耍賴不給，阿四头就破口大罵。双桥把阿四头怀恨在心，就找机会坑害他。

有一天，地主双桥勾結小罗头看水碗(一种迷信活动)，誣賴阿四头“使鬼”害人，逼迫村子里的一些人，把阿四头捆起来严刑拷打，又要阿四头背上大石磨挨家挨戶去磕头送“鬼”。最后，竟然挖了个大坑，把阿四头头朝下脚朝天地活埋了。

我气得死去活来，沒心腸去找吃的，孩子們餓得哇哇直



哭。我抬头望望那不起火的鍋灶，低头看看孩子們几张干癯的小嘴，心想我們娘儿几条命，到底怎样活下去呀！活活餓死，不如到地主家撞死。我背着拖着四个孩子往双桥家跑去，可是才到大門口，就被他家狗腿子挡住了。

地主双桥唯恐我去拼命，又起歹心想“鏟草除根”。第二天，我背着籃子去找野菜，远远地就看見双桥的老婆和几个人站在一起，好象在商量什么。等我走近时，他們一伙人齐声对我大罵：“滾开，你这个白虎婆，莫来使鬼害人了。”一夜之間，我也变成了“使鬼”的人，这明明是地主双桥在搞鬼嘛！眼看阿四头的悲惨下場就要落在我头上，我不能再象他那样不明不白地死去。我想找过去和我很好的邻居訴訴苦情，可是，他們有的也受了封建迷信的毒害，怕引“鬼”烧身，見我就远远避开，多数人虽然知道是地主害人的阴謀，但迫于地主的权势，怕受牽連，也不敢和我接近。我心里难受极了，这頂“黑帽子”戴上，我咋个做人呀！一想到阿四头被活埋的惨景，我恨透了那比虎狼还狠毒的地主。白天走路低着头，到山地里做活，碰到寨子里

的人就縮在一边，远远躲开。我还嘱咐孩子，不准到别人的房前屋后玩，不准到别家牛、羊、猪厩周围去，不许和别家的小娃娃讲话。我生怕哪家的牲口遭瘟或大人孩子生病，赖在我们娘儿头上。我们娘儿就这样忍气吞声地过日子。

有一天，我哥哥连夜赶来告诉我：“六妹，你赶快逃吧！地主准备喊齐全寨子的人活埋你了。”原来是几个好心的穷人，把地主双桥的阴谋悄悄地告诉了我哥哥。我听了真是又恨又怕，那时是财主的天下，我们是有理说不清，有冤无处伸呵！我只好带领孩子们连夜逃走。

## 逃 命

我带着孩子们，走呀！走呀！一路讨饭活命，两个儿子终于因为饥寒交迫死去了，两个女儿跟着我到处流浪了三年，才在天生坝落下脚来。

天生坝是个偏僻的山寨，我想这里的人不知道阿四头是怎样死的，再不会有人说我“使鬼”，我可以平安度过下半生了。属羊那年（一九四三年），我和一个穷苦的庄稼



人李光宝成了家。从此，我把自己的仇恨和痛苦深深地埋在心底，勤耕苦作，不乱說話，不和人吵架，避免再受到地主的迫害。

可是，“使鬼人”这个“罪名”就象毒蛇一样死纏住我。每当我听見哪里有迫害“使鬼人”的事，便心惊肉跳，坐臥不安。一九四八年，三街的地主武装打起“为地方除害”的幌子，到处捉拿“使鬼人”。我夫家的一个嫂嫂，因不小心得罪了“抗鏟队”的头子，被“抗鏟队”捉去，誣她“使鬼”，吊在大树上用火烧，烧后又用枪打死了她，还逼着李姓全族每户出两块半銀元的枪毙費。从此，我更是提心吊胆，生怕有人知道过去地主加在我头上的“罪名”。晚上，閉上眼睛，就夢見我被人吊打火烧，常常吓得一身冷汗。丈夫見我白天象掉了魂似的，晚上又常常惊叫，問我怎么回事。我只是搖搖頭，啥也不敢說。

## 新 生

解放了，我們穷人翻身作了主。土改斗争中，大家都



控訴了地主階級的罪行，我也想去訴苦，我一輩子受的冤屈比誰都多啊！可我又不敢去訴，我想共產黨不信迷信，但山區有些群眾還會相信封建迷信呀！筭腦人說我會“使鬼”，天生塌人根本不曉得，我訴了出來，不是自己打散頭髮鑽刺棵嗎？我還是不訴為好，何況害我一家的地主雙橋早死了，訴也訴不到冤家頭上了。以後，我歡歡喜喜搞生產，社員都說我越活越年青了。

後來，共產黨派了比親人還親的工作組，幫助我們彝家人撥開了心竅，擦亮了眼睛，我訴出了多少年來深深壓在心里的苦情。貧下中農在一起找到了封建迷信的根根，都說：舊社會被誣為“使鬼”的人都是窮人，卻不見有一個是地主老財，這是剝削階級陷害我們窮人的一種惡毒手段。全寨人都對我很好。從此，我這個大半輩子被“黑帽子”壓得喘不過氣來的人抬起頭來了。我對兒子小阿老說：你要好好聽黨的話，永遠記住地主階級的罪惡，永遠記住我們一家是共產黨救出來的。

黃庭整理 譚百辛 插圖